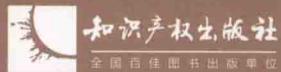


从 大 地 开 始
到 天 空 之 下

建筑基础教学实践

胡 滨 著



本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为 51378353

从 大 地 开 始
到 天 空 之 下

建 筑 基 础 教 学 实 践

胡 滨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大地开始 到天空之下：建筑基础教学实践/

胡滨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1（2014.7重印）

ISBN 978-7-5130-2432-7

I. ①从… II. ①胡… III. ①建筑学—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IV. ①TU-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0758号

内容提要

本书是关于同济大学二年级建筑设计基础课的实践。它试图在研究与教学之间建立关联，因而它主要涉及的是教学中“教”的部分。“教”的部分有教案设计和教学实施两个方面。本书阐述的重点是教案设计，目的在于强调研究是教学的基础。它不是试图去设立一个范式，而是在众多教学路径中，呈现自己的思考。同时，希望这种思考能更多地呈现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而不是简单地拼贴“趣味”练习。

责任编辑：张冰

责任校对：韩秀天

责任出版：刘译文

从大地开始 到天空之下

——建筑基础教学实践

胡 滨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责编电话：010-82000860转8024

责编邮箱：zhangbing@cnipph.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8102

发行传真：010-82005077

印 刷：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及各零售网点

开 本：787mm×1092mm 1/20

印 张：9.25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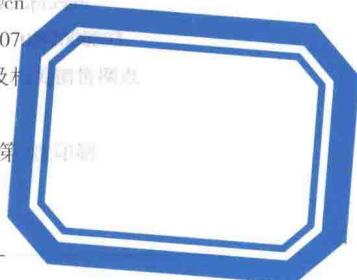
字 数：200千字

定 价：68.00元

ISBN 978-7-5130-2432-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前言	3	练习 1	27	参考文献	178
基础教学	4	设计任务		图片来源	179
教案设计背景	10	解读练习		附录	180
教案设计	19	教学进程		致谢	181
课程结构	22	学生作业			
训练方式	24	练习 2	53		
		设计任务			
		解读练习			
		教学进程			
		学生作业			
		练习 3	75		
		设计任务			
		解读练习			
		教学进程			
		学生作业			
		练习 4	109		
		设计任务			
		解读练习			
		教学进程			
		学生作业			
		练习 5	139		
		设计任务			
		解读练习			
		教学进程			
		学生作业			

本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为 51378353

从 大 地 开 始 到 天 空 之 下

建 筑 基 础 教 学 实 践

胡 滨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目录

前言	3	练习 1	27	参考文献	178
基础教学	4	设计任务		图片来源	179
教案设计背景	10	解读练习		附录	180
教案设计	19	教学进程		致谢	181
课程结构	22	学生作业			
训练方式	24	练习 2	53		
		设计任务			
		解读练习			
		教学进程			
		学生作业			
		练习 3	75		
		设计任务			
		解读练习			
		教学进程			
		学生作业			
		练习 4	109		
		设计任务			
		解读练习			
		教学进程			
		学生作业			
		练习 5	139		
		设计任务			
		解读练习			
		教学进程			
		学生作业			

前言

选择设计教师作为职业，缘于对教学尤其是对教案设计的兴趣。教学是个需要不断自我提高的工作，同时它对建筑实践有促进作用。而教案设计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一个思考和研究的过程，尤其是针对基础教学的教案设计，因为它涉及教案设计者对建筑的基本认知。

教案设计应以研究为基础，这也是教学的魅力所在。无论是巴黎美术学院、包豪斯、“德州骑警”，还是伯纳德·赫伊斯在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TH)开设的设计基础课，以及20世纪80年代哈佛提倡的叙事性教案和模型制作，它们都是以研究为基础，从而开启了新的教学实践。

这本书是关于同济大学二年级建筑设计基础课的实践。它试图在研究与教学之间建立关联，因而它主要涉及的是教学中“教”的部分。“教”的部分有两个方面：一是教案设计，涉及教学目标的设定、教案的设计线索、题目的设定、设计周期、练习的分解、日常教学的重点和设计推进的方式等；二是教学实施，涉及教学的组织方式、教学节奏和内容的调整、对学生的情绪和学习态度的掌控、对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预测等。本书阐述的重点是教案设计，其目的无非是强调研究是教学的基础。它不是试图去设立一个范式，而是在众多教学路径中，呈现自己的思考。同时，希望这种思考能更多地呈现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而不是简单地拼贴“趣味”练习。

一、基础教学

建筑设计基础教学作为本科设计训练的开始始终是个难题，因为它涉及设计教学的核心和基本问题——建筑的基本认知和传递。教师对建筑的基本认知是通过教案设计的主体线索呈现出来的。在基础教学中，教案设计是核心。教案设计对教师而言如同建设项目对设计者，是一个设计研究过程。同时，教案设计也是教师研究成果的体现。

教案是一个计划，教案设计是一个思考和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将个体对建筑的理解和研究成果融入教案的过程。它首先应关注其理论基础，也就是教师对建筑的认知和解读是基于什么立场。在此基础上关注教学的目标定位、题目设定以及如何实现等诸多问题。同时，因为针对的是初学者，教案还必须清晰、明确地呈现递进关系，以便分阶段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领域。

教案设计关注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教学目标及其定位。通常情况下，五年的教学大纲和各个年级的教学目标应该是明确、连续和相互关联的，同时在一定时间阶段是稳定的。它们是教案设计的设计依据。换言之，教学大纲是明确的，但完成的路径、方法和手段应是多样的，这也决定了教案设计的多样性。同时，教案设计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目标，这个目标与教学大纲的目标应该具有层级关系和关联性，当然前提是上个层级的教学大纲和教学目

标是可行的。在设定教案的教学目标时，实际上是重新思考上个层级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合理性的过程。

二是设计题目设定。这需要基于两个层级的教学目标来设定具体的设计任务。这个过程需要设定教案设计的线索、题目以及练习之间的关联和递进关系。教案设计，其关键不是题目的不同，而是题目的合理性、必要性和连续性，以此作为标准去考察题目与既定目标的关联性，就像设计的概念与设计的成果之间的关联，从而避免将教案设计变为简单的练习堆积，从而使教学目的、设计题目和成果呈现出随机性。

三是教学进程设定。其中涉及如何引导学生切入设计题目、每节课的教学重点、讨论的主题和下次设计课的设计任务、在各阶段采用什么方式推进设计等。通常我们的教学进程是按“一草”、“二草”、“三草”、定稿和正稿来划分的，或是依据另外一个线索，如从城市、场地到建筑，从建筑总体布局到建筑细部来制定教学进程。这个进程具有普遍性，但每个题目的设定，若是有研究主题，那么在这个普遍性之外，就会有专题研究，这个专题研究就会带动热身练习或是专项练习。例如，题目设定为展室，那么光线就是重要问题，而以光的装置为热身练习，就会顺理成章。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会在上述进程之外，穿插小练习，以深化对某个问题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要强调如何引导学生切入设计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教师自己对题目的解读和认知。

二、不同门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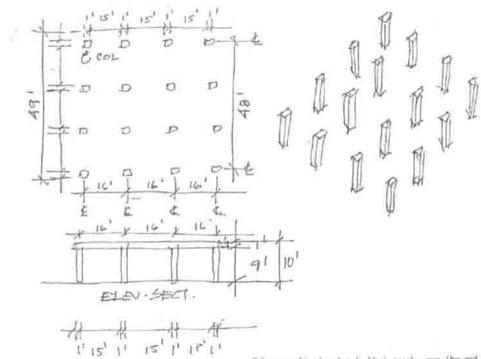
在国外，20世纪50年代美国“德州骑警”的“九宫格”练习是基于结构和建造技术的转变，基于柯布的多米诺结构和杜斯堡的抽象空间构成的研究而设定的形式空间训练。但其后在被广泛引用和应用中，因脱离了海杜克强调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关系的探讨而走向简单的形式操作。^[1]20世纪80年代直至90年代末，赫伯特·克莱默（Herbert Kramel）在ETH主持的一年级教学遵循场地模型、空间结构模型和建筑模型的设计方法。^[2]1999~2000年，他的教案规定学生在6m×6m×6m体积内，依据给定的片墙和体量进行空间构成，然后将其转化为居住空间，进而结合材料和建造完成小住宅单体设计。然后在给定场地范围内，依据设计的居住单体拼接成社区，组织各种等级的公共空间。到21世纪初，ETH在迈克·安杰利（Marc Angelil）的主持下，一年级的设计教学从以裁缝的样纸为“基地”进行平面转换空间的训练开始，进而让学生观察舞蹈，让学生发现男女舞者之间的空间，并以此作为原型进行空间设计。而自从2005年克里斯蒂安·克雷兹（Christian Kerez）领导ETH一年级教

学后，他设计的教案是从他感兴趣的摄影照片开始的，训练学生观察光线与物质空间的关联，进而通过一个设计练习将概念、场地、功能和建造整合在一起综合地训练学生。在ETH教案不断变更的同时，有些欧美学校基于弗兰普顿的《建构文化研究》一书，将建造理论作为教案设计的基础，形成了以建造为起始的多样的一年级设计练习。其中美国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是以“砌筑/构架”（Stereotomic/Tectonic）开始一年级设计练习的，而美国普瑞特艺术学院（Pratt Institute）则以木构的建造动作启动一年级设计训练。在东京工业大学，训练从一个小住宅的建筑测绘开始，但它不是简单的测绘，而是将测绘与历史和建造结合在一起进行讲解，然后进入单体建筑训练。

在国内，东南大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进行了基础教学改革，当时的改革集中在一年级和二年级。一年级的教学改革一方面不仅引入模型作为设计研究的手段，另一方面通过小制作、给定一系列片墙围合空间、给定立方体等一系列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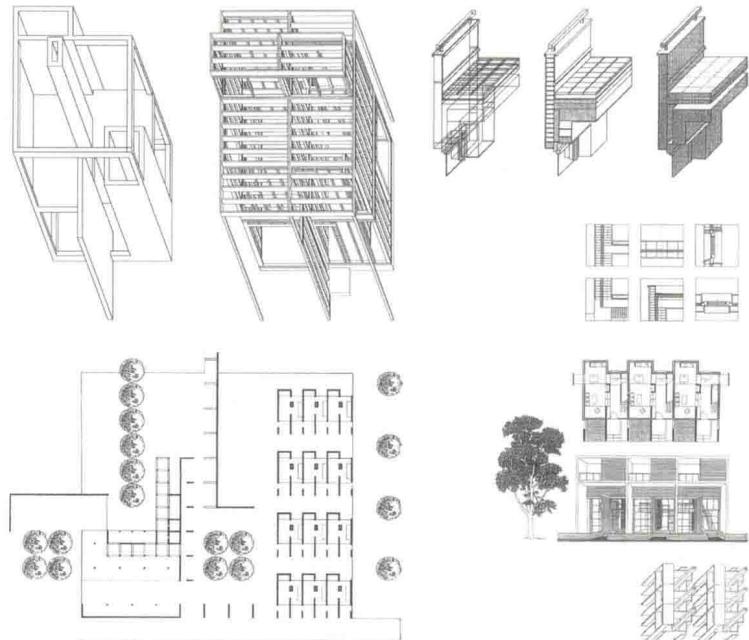
[1] 朱雷译自海杜克的Mask of Medusa，“九宫格问题用作为一种教学工具，以向新生介绍建筑学。通过这个练习，学生发现和懂得了建筑的一些基本要素：网格、框架、柱、梁、板，中心，边缘，线，面，体，延伸，收缩，张力，剪切，等等，显示出对于要素的理解，出现了关于结构组织的思想”。（朱雷.空间操作——现代建筑空间设计及教学研究的基础与反思.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64）。

[2] 顾大庆详细分析了赫伯特·克莱默在1988~1989年的划艇俱乐部教案，指出其模型推进设计的教学方法的同时，还着重指出教案中将设计分解成几个练习，几个练习相互关联推进设计以完成教学任务。这种分解是不同于常见的将设计分解为总图与体量、平面、功能组织，然后是立面设计，也不同于“一草”、“二草”、定稿和终稿这样常见的设计切分。〔顾大庆.建筑教育的核心价值——个人探索与时代特征.时代建筑，2012(4)：1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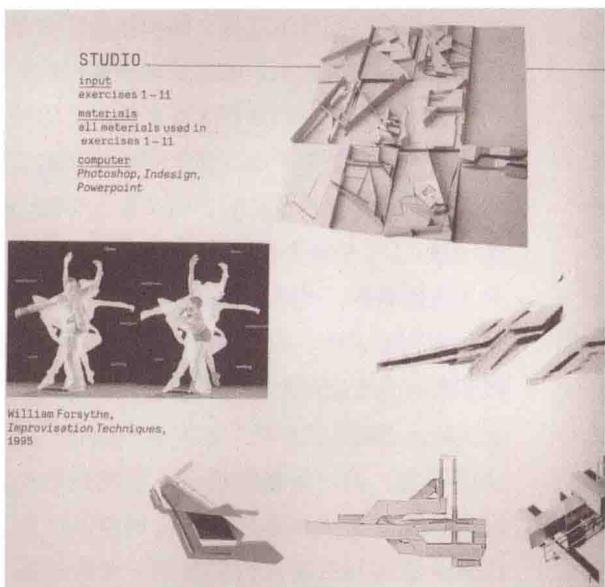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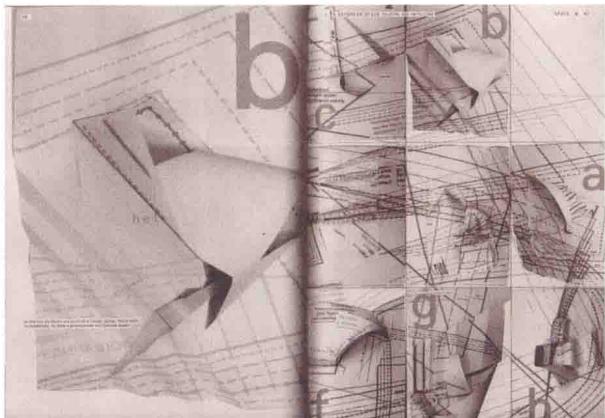


海杜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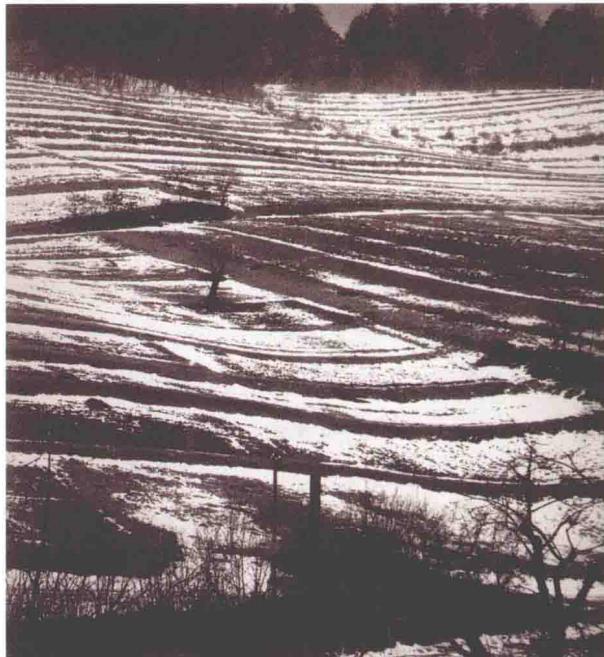
“九宫格”练习



赫伯特·克莱默
1999 ~ 2000 年间在 ETH 主持的一年级教案



迈克·安杰利在ETH主持的一年级教案



克里斯蒂安·克雷兹在ETH主持的一年级教案

习训练学生空间构筑能力。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龚恺老师开始在一年级组织大尺度构筑物的真实建造。而二年级的教案则是在 ETH20 世纪 80 年代的模式基础上推进发展的。丁沃沃等老师将空间类型和空间组织方式、场地特征、材料和结构类型作为组织教案设计的线索，规定了每个练习的材料和结构类型，而朱雷等老师在此后的教案设计推进中，除了对上述教案组织线索进行了另外的解读，还将生活、结构、场地和计划叠加进去，确认每个设计的主题。而最近几年东南大学的年青教师在顾大庆老师的指导下，为一年级制定的教案则是将空间分解成杆件、墙体和体量三种塑造方式，接着引入人居概念，最后是建造层面的介入。顾大庆老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学研究中，除了对上述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曾将绘画引入到教学，将其作为空间训练的手段。此外，他还结合香港的特殊情况，以集装箱开始具体的空间设计。而丁沃沃老师在南京大学主持的基础设计教案则是从建筑测绘和建造 1:2 的模型开始培养学生对建筑的认知，而学生对城市的认知是通过影像、模型和图纸等方式来帮助学生建立的。在这期间，由于对建造的逐渐重视，国内的一些院校也引进了“椅子”、“铅笔盒”、“工具箱”等小制作练习，进而是一堵墙、一座桥的建造。

[3] 顾大庆曾提到当代建筑设计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设计概念是基于模型的操作动作，而模型材料的操作可分为杆件、板片和体量。将这种建造从真实建造延伸到模型建造时，他认为是“建造设计方法”的基本设想。（顾大庆. 建筑教育的核心价值. 2012: 20）实际上在张彧等人的文章中，将空间中的杆件、板片、盒子解释为空间形式的抽象物质要素。两者之间是有所差异的。

三、以往教案设计的出发点

分析上述教案，我们可以看出，一年级教案在以空间为核心的基础上，教案设计的切入点大致可分为空间形态构成、空间氛围和建造。

“九宫格”、ETH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模式、东南大学和顾大庆老师的教案都是从空间形态构成开始的，只是对空间构成要素的定义不同。“九宫格”练习是以网格和结构作为空间限定要素，ETH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模式是从片墙和体量开始的，而东南大学和顾大庆老师的教案都是以杆、面和体量开始空间构成训练。其中有些改变的是顾大庆老师曾将绘画引入作为空间构成的源泉，而且顾大庆老师认为的杆、面和体量的空间要素是基于他对模型的制作和建造，并结合当代建筑特征分析得出的，与东南大学教师的初衷不太一致。[3] 东南大学的一年级教案在空间构成之后介入人居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将空间训练简单化为构成训练。而 ETH 在 21 世纪初的以裁缝的样纸和舞者为观察对象开始的教案，看似是以身体开始，但实际上“裁缝的样纸”练习是利用样线简单转化为空间限定。而对舞者的观察，观察的是舞者之间的形态，并以此为依据直接转化成空间形态。实际上这两个练习和目前流行的找到一个自然形态并将其

直接转化成建筑形态是一样的本质，是一种形态的操作方式。

空间氛围的训练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身体感知密切相连的。克雷兹的空间氛围训练是从光线开始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教案设计者将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与自己对建筑的解读相互结合的结果，这类训练可以通过祖母托的《空间氛围》一书来进一步理解、深化和完善。而且从ETH学生作业可以看出，无论是低年级教学还是高年级教学，空间氛围的塑造一直是被强调的，它是通过空间渲染和剖面的研究，在空间尺度之外通过光线质感、材料和家具得以强化的。

而以建造为切入点的教案设计，实际上呈现出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直接以建造为主要线索组织教学，其中有以建造类型开始的，也有从建造的动作开始的。而且有些教案设计涉及从小制作过渡到大尺度的建造。它们都希望学生对设计的认知从理解建造和制作开始。在这些制作练习中，“椅子”的练习因其与身体的密切联系而显得特别。尽管它与“裁缝样纸”和“舞者”练习相比，不具有噱头，但它最本质地让设计与身体直接关联。而缺陷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产

品设计，若一个练习能更直接地建立空间与身体的关联则更好。最近中国美术学院的基础训练中有个练习是要求学生用真实材料，诸如混凝土，塑造1:1的空间片段，并且服务于坐、走或是看等动作。这个练习将真实建造、空间与身体动作关联在一起，在空间与身体的关联研究方面进行了推进。同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教案中穿插的桥的建造练习也是一种尝试。而另一种状态是建造根植于并且始终贯穿于本科教学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ETH，这也源于它一贯的传统。在ETH教学中，无论教案设计的主体要素是什么，建造始终是被关注的。其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建筑是要被建造的，空间的体验需要用建造来检验，这大概也是被众多院校强调的原因。只是建造研究介入教学的时间节点和深入程度不同。建造在训练中深入到何种程度，是真实砌筑、节点，还是逻辑训练，我们可以在每个教案和教学实施推进中去观察和判别。但是，建造的训练与概念和氛围之间的关联应该是教学的重点。

针对二年级的建筑设计基础课教学，空间无疑是核心，以什么线索切入教案设计则是思考的重点。同时场地、结构、材料、建造在教学中的位置也很关键。

教案设计背景

地形的意义 *

地形一直是设计者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是场所和建筑营造的基础，但对它的关注更多的是停留在自然地貌的层面上，探讨平地、坡地、谷地或其他自然环境与城市和建筑之间的关联。而戈特弗里德·森佩尔 (Gottfried Semper) 在阐述建筑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强调了土方基础 (mound) 对火塘 (fireplace) 的重要性。^[1] 在建筑四个要素之中，火塘是中心，是个精神中心。建好了火塘之后，就确定了“这里”和“那里”，也就区分了神圣和世俗。然而在确定“这里”和“那里”的过程中，“一开始就需要土方基础将火塘（神圣的世界）抬离地面，因此土方基础立刻就与火塘连接起来了。”^[2] 而土方基础是与地形密切相关的砌筑实体。此时，地形与场地的精神中心紧密结合。

肯尼思·弗兰普敦 (Kenneth Frampton) 在讨论批判性时认为场地的特殊因素，诸如地形、多变的光线和气候等，是重新定义地域性建筑特征的源泉。^[3] 从

上述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地形对地域性的塑造具有一定意义。

地形的词源

弗兰普敦在讨论地形时用的英文是 TOPOGRAPHY，但是他并未对地形 (Topography) 在概念上进行明确的界定，只是指出地形是个有结构支撑的三维体系。

实际上，地形常常被认为是指一个特定地点的自然地貌和轮廓。平原、山脉和丘陵，河流与海洋，还有在地面上生长的植物，都是地形的自然特征。当对地形的理解脱离它是二维轮廓时，它的三维“结构”会对居住者的视觉和空间感知产生影响。在樋口忠彦 (Tadahiko Higuchi) 对日本山区的研究中，他运用凯文·林奇 (Kevin Lynch) 分析城市的方法解读自然景观。^[4] 边界、焦点目标、方向性和领域成了樋口忠彦认知自然景观结构的四个要素。在这个研究中，地形成了一

* 原文载于《建筑师》2011/05，略有改动。

[1] 戈特弗里德·森佩尔在《建筑的四要素》一文中指出建筑的四要素是火塘 (fireplace)、土方基础 (mound)、屋顶 (roof) 和围护 (enclosure)。[Gottfried Semper, "The Four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in Harry Francis Mallgrave and Wolfgang Herrmann (trans.), *The Four Elements and Architectur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2.]

[2] Kenneth Frampton, *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 p. 85. 翻译参照王骏阳在《建构文化研究》中的译文。

[3] Kenneth Frampton, *Modern Architectur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3rd Edition, 1997), p. 327. "...ranging from the topography, considering as three dimensional matrix into which the structure is fitted, to the varying play of local light across the structure...and the climate".

[4]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向》中将城市空间抽象为标志物、道路、节点、边界和区域。樋口忠彦的工作以凯文·林奇的《城市意向》和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兹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的《存在·空间·建筑》为基础。

个空间结构，一个三维集合体。

地形 (Topography) 一词在英文中，其含义不只局限于自然地貌和轮廓。从词源来说，地形 (Topography) 一词由希腊语 *Topos* 和 *Graphein* 或者拉丁文 *Graphia* 组成。*Topos* 是“地形”一词的前缀，它的意思是场所。在《物理学》(Physics) 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将 *Topos* 定义为“包围在边缘的首要的不变界限”。^[5] *Topos* 成为了一个容器的静止不动的边界，它与容器里面所承载的“内容”相区别。与之相反，*Chora* 这一词被亚里士多德用来概括容器的容积。在古希腊，*Chora* 表示地点的性质。后来，基督徒命名了圣地 *Topoi*，^[6] 这就扩大了 *Topos* 一词的含义，即包含了人类的经验、记忆和活动。

而 *Graphein* 的意思是书写或描述，它使地形 (Topography) 一词继承了两个现在通用的意思：一个地点或区域在地图上的“图示”，指示它们的“相对位置和海拔高度”，或者对一个地点或区域的“详细精确的描述”。^[7] 对一个地点的描述是指在语言中对

自然景观进行比喻性的再创造。但是描述的含义不仅是指描述的内容，它还包含图解 (Mapping) 这个动作。绘制一个地貌的相对位置和海拔高度，还指图解自然环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牛津英语词典》在注解中将 Topography 的含义主要扩展为三个条目：^[8]

- 1 a) 描述一个特定的地点、城市、城镇、庄园、教区或广阔土地的科学或实践。对任何地点的准确而详尽的描绘和描述。
- b) 对一个地点的详尽的描述或描绘。
- c) 地方化，地区分布；对地方化和地区分布的研究。
- 2 一个区域或地点的总体特征。
- 3 a) 对身体的不同部分和器官的位置的确定，局部解剖学。
- b) 对动物体表的不同部位或部分的确定和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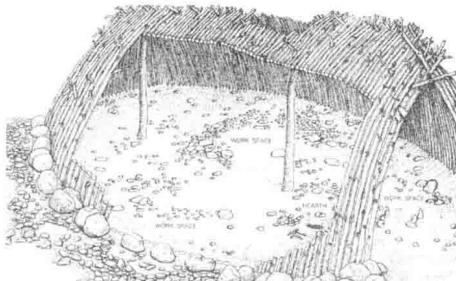
从广义上来说，地形 (Topography) 有四个主要含义：第一，一个地点或区域内的详尽而明确的特征。第二，一个结构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第三，一种表述，而非真实的反映。第四，地方化。

[5] Aristotle, *Physics*, iv 5, 212a20, translated as given in Aristotle's *Physics Books*, III and IV, Edward Hussey (tra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6] 在 *Placeways* 一书中，E.V. 沃尔特 (E.V. Walter) 提到 *topos* 这一词首先是在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的作品中出现的。一直到大约公元前 470 年之前，这部作品中的 *topos* 还只表示位置的意思，而 *chora* 则表示对一个地点的热爱。在大约公元前 3 世纪的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在整篇希伯来文圣经翻译中都将 *topos* 扩展为一个代表圣地的希腊词语。后来，基督徒也将圣地称为 *topoi*，并且 *chora* 一词有了技术和行政的意义。” (*Placeways*, p120)。

[7] 摘自《美国传统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8]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compact edition), p. 3354.



泰拉阿马达 (Terra Amata), 法国



阿布辛贝神庙, 埃及



新庄园 (New Grange), 爱尔兰

地方化是一个关键的词语。它表明地形 (Topography) 在对细节描述时，同时揭示了“这个”地点的信息，关注的是“此”，而不是一个普遍类型。它是关于“一个完全独特的地点，在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与之相同的地点”。^[9] 这就是地方化的产生。

包含了栖居的地形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为我们关注地形在营造场所中的作用建立了理论平台。在《艺术作品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一文中，海德格尔描述了一座希腊神庙，它矗立在一个布满岩石的峡谷之中，它开启了一个世界并且“使大地显现”。^[10]

在神庙出现之前，“大地”是原始的、隐蔽的。当神庙被建造之后，“大地”就作为神庙的“地基”被显现出来了。无论是否像法国的泰拉阿马达古老的小屋，还是爱尔兰新庄园的通道洞穴，又或是古代亚述及巴比伦的金字形神塔；无论它们是建在大地之上

[9] Casey, Representing Place: Landscape Painting & Maps, p. 196.

[10] “这个建筑作品阒然无声地屹立于岩地上。作品的这一屹立道出了岩石那种笨拙但自发的承受的神秘。建筑作品阒然无声地承受着席卷而来的猛烈风暴，因此证明了风暴本身的强力。岩石的璀璨光芒看来只是太阳的恩赐，然而它却使得白昼的光明、天空的辽阔、夜晚的幽暗显露出来……树木和草地，兀鹰和公牛，长蛇和蟋蟀这才首次进入了它们突出鲜明的形象之中，从而显示为它们所是的东西。”译文引自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4.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Basic Writings, David Farrell Krell (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3), pp. 167–168.

或之下，还是悬在空中，“大地”都以建构方式呈现出它是某人或某个区域“固有的土地”。

当神庙被建立，大地因此而呈现出来，同时，一个世界也被建立了。米尔恰·伊利亚德 (Mircea Eliade) 在她的《神圣与世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一书中提到迁入一个地区就相当于使这个地区神圣化并且建立一个世界。^[11] 神庙在伊利亚德看来被认为是一个与上帝的连接，也是大地与天空之间的对话。^[12] 同时，它连接了周围的道路并且揭示了相互关系。一个环绕着神庙的世界被建立了起来。神庙变成了世界的“中心”。阿其帕人 (The Achípa) 将他们领地中的一根圣杆当做他们世界的中心而效忠。这根圣杆建立了一根轴线，将土地与天空相连接，也是他们生活的守护者。为了不远离他们的中心，他们甚至将这根圣杆随身携带。这根圣杆为阿其帕人建立了一个可居住的、神圣的领域。有了圣杆，他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神圣世界和日常生活。“定居”使这个地区可居住。“中心”位置这一概念实际上区分了“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因此，“大地”被逐层体现出来。“大地”再也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陆地了。在这个过程中，荒地变成了地形。

作为场所，地形为人的身体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一个庇护所。关于“大地”如何进入和呈现在我们的“存在”中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定义地形和使地形显现。当“大地”被作品显现时，大地就被赋予了人性，人们就开始在大地上栖居。

包含了体验的地形

我们在这里行走，感受着身体随着地面的起伏而升降，感觉着清风拂过你的脸庞；我们触摸岩石和树木，享受洒落在岩石上的明亮阳光，享受天空的颜色……自然的力量，地面的形状，光线的色泽和空气是这里的特征。^[13]

在皮基奥尼斯 (Dimitris Pikionis) 描述的场景中出现了两个要素：人的内在感知和场地中的客观物体。外部空间和事物是激发我们内在感受的因素，并且也蕴含于我们的“内心”之中。内心感受之后再重新审视这些事物，这些事物也不再是一个客观物体。因此外在和内心亲密相连并且随时转换，地形也就变成了一种情感空间，人们可以触摸“外在”并且表达“内心”。这可以让人欣喜、悲伤，可以让人感受生命，也可以让人感受大地、阳光、空气和温度。

[11] Mircea Eliade,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Willard R. Trask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59).

[12] 巴比伦的避难所的名称表明了神庙作为大地与天堂的纽带功能。巴比伦的避难所被称为“房屋的山脉”、“暴雨的山脉”、“天堂与大地的纽带”，等等。(查阅 Eliade,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p. 40.)

[13] Dimitris Pikionis, “Sentimental Topography,” in Scott Marble (ed.), *Architecture and Body*. (New York: Rizzoli, 1988).